

學 匯

日 五 十 二 月 一 十 年 二 十 二 百 九 千 一

麪包勝利槌

第十章 愉快的勞動

經濟解放以後，把徒前不衛生的賤役廢除，一切的勞動，即是一種愉快，今日世界的趨勢，着着向此方針進步。

現在的工場，大抵是污穢不衛生的，也有設備優美的工場，在那工場勞動的，不惟任其所好，且時間是很短的，那麼，勞動家當然可得一種實際的快樂；但是調查這些工場的出產，都是殺人的器械。

一個共產主義實現了，工場的組織，好像一個試驗室，鑄坑的溫度，就像今日圖書館的樣子，使風機常動不息，沒有瓦斯破裂的憂慮，休要說這話是夢想，這等景況，已在英國實現了，所謂不是普通問題，全係於經濟，那麼將來經濟制度推翻以後，一切的實際工場，鑄造場，規模宏大，比較近世大學實驗室，還要美善，組織益良，人人當然喜歡勞動，最短時間的工作，就可產出無量的物品，在今日所看作希奇的事情，到那時就成了普通的事情了。

總之共產社會一切的事業，以人人幸福為目的，機械的發達，智識的進步，勞力的省略，真是人類全體的幸福，所有的勞動，是應用科學拿精巧的工具，產出豐富的東西，以供人人快愉。

革命後，社會嶄然一新，把家庭奴隸制度，盡可歸於消滅，但其消滅的現象，絕不是強權的共產主義，仍然是要依各人的自由，各個組織家庭，又設備精巧的機械，以便利於家庭，那麼家庭的奴隸，自然歸於烏有。

從前女子擔負家中牛馬的賤役，一方面要照顧小孩子，一方面要製造食物，其餘還要修補，掃除，到現在美國的婦人，漫漫的都有藝術文學的要求，這個解決的方法，很是簡單，就是把他們家事的四分之一，都用機械去做了。

前日磨皮靴子方法，非常愚蠢，這是我們知道的，比方修一隻靴子，用刷子二十遍，或三十遍磨擦，歐洲人口十分之一，把時間犧牲到這個上邊，婦女越發占其多數；現在有一種磨刷子機械，在歐美國旅館，英國的學校，還有學生同教師的寄宿所，都用的這種工具，每晨就可修一千隻靴子，總之此種傾向，是趨於共同；比方一個城市，只用一個大火爐子，時時於各室送熱，現在美國很有幾個都市，已經照這樣辦法做去，輸送熱湯，也是這種方法，中央用一個總大火爐子，照管通於各戶，要用的時候，僅向就頭處扭一下子，至於溫度增減，一任自由，食事和其他等等的設備，都是這樣；那麼家庭的賤役，自然從根本打消，並不是一班人所說的婦女解放，目的在於開放大學，裁判所，議會，像這樣子解放，不過把自己家裡勞動，轉嫁於別人家的婦女罷了。

不論什麼樣，醉心於那等事，博愛，自由，革命的美名，若還保存家庭裏的奴隸制度，就失了這個革命的價值了。

流水音

（本章完）
盜耶

縹緲而且細柔的音響，
彷彿從我心腔裏發出，
於是我便醉了。
★
怎堪迴顧——
★
是在水中，
★
人生不是這般的！
★

灰色之神對我說：
『不要沉醉，
這是流水的音啊！
努力創造自己罷。』
我將有如何的感觸呢？

十，二七，一九二二，傍晚於北河沿。

懶惰的錢迷

高特著
一識譯

兩袖清風，方寸成成，
苟且延長我的歲月。
貧窮是頂大的不幸，
富貴是絕頂的榮耀！
我這痛苦要完了，
我要找個藏金的地方掘些金錢，
這是我魂魄所急欲要的！
用我的熱血畫了一個符。
★
我繞了許多崎嶇的路，
拿了個奇亮的燈火，
穿過了荆棘和墓邱，
這個咒語是要生效力了。
使會學過的方法，
去掘那無價的古寶，
在一個被指示的地方。
這一夜是黑暗且有風的。

☆ 我見遠遠的一點亮光，好似從一個星上落下，由老遠的來了！

正當鐘打十二點的時候。這真是我沒有預料着的。忽然的現出一個金杯，燦爛奪目的，

☆ 是一個美麗的小孩拿着。

☆ 只見他一雙美且有神的眼在花叢底下閃閃有光，當這暗無天日的時候，我走進了他的面前。

☆ 他狠和氣的令我喝酒，我想着：這個小孩，給這樣優美的贈品，一定是無有惡意的。

☆ 『把這頓醉生活的方法的勇氣喝了吧！那你就懂得這種的真理——以後就不再可以怕的咒語，復來這個地方。』

☆ 掘金是決不能有效的！白天作工，黃昏談心！

學 匯

酸苦的六天！快樂的晚宴！這就是連者的咒語。

憶克魯泡特金

(續) 大杉榮著 祁伯文譯

——布爾塞維克革命的真相——

直到一九二零年三月止，我沒有訪克翁的機會。他住在距離莫斯科六十威爾特的一小村，名叫豆米特利居住。當時俄國鐵路是最可憐的狀態，只以訪人爲目的，從彼得哥羅到豆米特利去旅行，是不行的。倫敦(原文缺)主幹喬治蘭滋被利來彼得哥羅，我就便才能到墨斯科，蘭滋被利得了特別車，我充翻譯之任，隨他到首都。此英人暫居墨斯科之後，得政府許可往豆米特利去旅行，我同其餘二同志，利用這個機會。

會見「名人」常多失望，即我們所想像的畫面和實際不一致。然克翁則不如此，他的肉體的和精神的，大致和我心中的首像一樣；他有深目，安適的微笑，許多鬚鬚，和照像相似。我若是這樣說，恐怕有人以爲怪，進了他的屋內，不知怎樣覺得發光似的。理想家的刻印，非常顯著，他的人格靈性，可以實際感得，然對於削削則顯是虛弱的樣子，則吃一驚，他是營養不良，陷入半飢餓的狀態，按着他的年齡論來，是因有早老的樣子。

飢餓的俄國，各家都是這樣，除去那些沒廉恥的和投機的是例外。克翁的家裏，我知道他的食糧問題也極困難。克翁他和若干科學者和老革命家等所受的優待供給，是一樣的。然而，在質量上固然比普通市民的好的多哩！然並不是十分夠支持生命的。幸而克翁常收到外國同志寄給他的小包裹，雖即如此，他家裏妻和女薩西亞也困於飢餓。

燃料和燈火的問題，也是若急的原因，嚴冬沒有薪炭，煤油也不易到手，同時點兩盞燈，則不成非常的奢侈。這種缺乏，克翁則別成得，就是使他的著作，非常不利。

這種事，不用說是我從克利扣利愛夫那和薩西里聽到的。克翁自己關於生活困難，一句也沒有說，但孤獨，非常苦他，是很明白的。有數次克翁家族，其旁為政府所徵發，從莫斯科之家，被逐出來，決定移到米米特利。從首都起還不到五六十威爾斯特的距離，好像離開幾千英里似的，何則，克翁恰如在牢獄之中，很難訪他，西歐的消息，科學的著述，外國的出版物，都不能到手，我很覺得知識的交換和精神的娛樂的缺乏。

我一九二零年三月和七月兩次在米米特利訪克翁，第一次去訪他，看他好一些，不甚瘦衰，顏色也似健康了。夏天閃灼的日光照在他的面上，他在小園散步，指點着克利扣利愛夫那手種的菜圃，露出得意的神氣。他的眼睛和長空青色相映，所表出的厚意的微美，很足以動人。這是克翁的全人格，即對於人事和自然的慈愛，對於一切的生命，其生來神聖的尊敬，在一瞬間寫出，誠然是活照像匣的鏡頭。

(未完)

俄國之革命與文學

(續)

海亞譯

至或無政府的個人主義後，葛里克氏向於社會主義者與貧民之共產主義，彼之同情，行乎平民社會。「貧民」者，為此轉化之結實。在於此作之葛里克，始描寫「有良心之職工」。此「有良心之職工」，為機械工之尼爾，與此作者之前主人翁，感想為全然相異之態度。尼爾非夢想世界之破壞。彼有唯一之慾望，即「交混於生活的旋風中，將協助其再建」。於「敵」，於「母」，而葛里克氏極力描寫工業的平民之生

活與苦惱。葛里克以急於棄去無政府主義的見地，感覺困難者，為自然之事。有時在平民共產主義的思想之澎湃的著作中，看見此見解。彼之小說「母」之平民運動的主人翁，非羣衆而為個人，故此小說，非純粹寫實主義之小說。此蓋易見，而俄羅斯之勞動階級，出現於社會的，政治的者，頗屬近來，又其次想，非結晶之時間。在其發達之黎明，期一切階級，皆為漠然羅馬其克(空想)的樣式，決定表示其問題，其未來在葛里克著作中，其印象之痕跡，實為此羅馬其克之母也。但是葛里克可謂表現平民之生活與衝動，無有十分之能力與素材。彼描寫平民之初，為俄羅斯唯一之作家。在葛里克之作中，吾人最初，看見貴族，商人，百姓等，讓道於勞動者，此種事實，在俄羅斯之社會的乃至文學的發達，畫分新時代之端緒。此新時代，為帶來何物乎？難以預知，不過表示未來耳。

↓為入於結論之時。

上述俄羅斯之事實，於吾人有何意義乎，潛於此等事實之裏面，於吾人有何暗示乎，不可不深究玩味之。如謂以上不外以下之準備。本書之目的，謂之非彼而即此。

但因預定貢獻有限，不能充分發揮，茲簡單總結之。

回顧十九世紀，德國之智的的成功，無論何人，不能拒絕。但是俄羅斯比他諸國，担負其科學與哲學之處甚多。彼等為強道德力，為個人自由之辯護，應用德國科學的斷定。其中，文學上之活動，由外國之影響，極端顯著，何也。在俄羅斯，以其道德上，社會上之問題，表示於一般國民，非因抽象的科學與哲學實在文學也。當時之文學，為時代之反映，以十九世紀德國之智識的及道德的傾向，欲仔細再現，雖無一切他之記念碑，僅文學殘存，則可謂充分矣。

雖然，俄羅斯之何物，從德國之哲學的系統，不受直接影響，而

不能發展一步，其結果有何差異乎？德之哲學，在俄成其象化，得成熟的優良機會。俄羅斯可看作爲一大實驗室，德之理論，一一試驗之。然至現時，頗深入於德國之鑄，俄羅斯爲一切意味之神聖的獨立，此爲今回之戰爭，一部分之人所云。民族之獨立，學問思想之獨立！俄羅斯不可不全然脫離德國之羈絆，此爲俄羅斯有識者之號呼。

成如是之境遇者，因俄羅斯未開化，如前述教育僅亙行於一部分，多數人民，未及於文化之故。

然而有教育的貴族等，對於滿足現實的布爾喬亞，少數之智識階級，全然從別的立脚地，以社會看作批評的，爲增進文化，竭盡所有的努力，故十九世紀後半的俄羅斯，由此智識階級而代表，分配，統率，非過言也。總之爲文化之中心者，彼等也。

于是俄羅斯近代之社會及文明之歷史，可謂智識階級的歷史也。

而拉杜斯特拉這樣說

尼采著
梅譯

十一 · 新偶像

好些地方，尙有愚民百姓，但除過我們，我的弟兄們！這裏有許多國家，

一個國家？那是甚麼東西？好，你聽我說罷！現在我要對你說愚民死亡的話了。

一個國家。可叫做第一冷酷的怪物，也冷然說假話，這假話是從他（國家）嘴裡溜出來道：「我，這國家，就是這人民，」

那是一句假話囉！他們是人民底創造者，並且懸起一片信仰和一片愛情在他們上面；這樣地他們貢獻生命，

那些破壞者，爲許多人布置羅網，呼之爲國家；他們懸起一把刀和一百願望在他們上面。

學 園

地方若尙有一種人民，這國家是不被了解的。但怒目嫉視，且當作反對法律和習慣的罪過，

我給你這個記號：一切人民說善惡的國語，鄰國是不懂得的；這國語本體發見於法律習慣中。

但這國家是用一切善惡國語，說假話；他所說的東西，全是假的。他所有的東西，全是偷的！

虛偽是其中一切事物，用賊牙咬着他；這咬人的東西，虛偽且是他的肺病，

善惡國語的混亂，我給你這個記號，作爲國家記號；真的，欲死的意志，指示這個記號。真的，他招呼到這死亡的說教者呵！

產生多又多，這國家是計算這過剩的人們，請看他怎樣地誘惑他們（多又多的人）歸他囉！怎樣地吞食，噓碎且反嚼他們囉！

『大地上更沒有大過我的，上帝底力就是我！』這怪物這樣地抖擻起來，且不但長耳短目的人們，對之屈膝囉！

呵！你們底大靈魂，尙且在你們底耳邊囁囁私語這暗昧的假話，呵！那看出豐富的人心願意自滅呵！

是的。你們戰勝舊上帝的人們也離出你們自己來了！你們厭倦了衝突，你們現在厭倦事奉新偶像嗎？

英雄們和尊貴人們。願意開手圍繞新偶像呵！歡喜溫暖這善念！

這冷酷怪物呵！

你若崇拜新偶像，他將要給你一切東西；這樣地獲行你底德行，榮光，和你底傲眼的警閃。

（本節未完）

學 園

五

特 載

陝西靖國軍革命戰記

(續)

屈古愚著

樊鍾秀入南山劉鎮華來西安

(續)

劉鎮華辛亥之役，隸陝軍第二師長張鈞部下，民國告成，率部歸河南，編爲鎮嵩軍約一旅。然未嘗一日不欲染指陝西。及陝起靖國軍，陳見勢力日促，雖素所依重者，皆不可恃，遂約劉進關，以省長一席爲餌。時值靖國軍左右翼攻省，劉許之而未敢動。左翼軍既退，劉以手據額曰：「陝西省長，吾真可取而代也，即以所部至西安，時已正月杪。」

張義安戰死

胡景翼以多日攻省不下，各路又無統一計畫，連函催張回軍涇原作他圖，張憤然曰：「初不料同志諸人之不可恃有如此。夫陝事成敗，在此一舉，一旦舍去，兵連禍結，胡所底止？三秦糜亂，萬姓慘劫，茫茫前路，伊誰可咎？我男兒也，不能爲國謀法，爲軍驅敵，然使八百萬同胞，淪於浩劫不復，吾實無面目立天地間。」隨覆函曰：「我自決志起兵，即置死生於度外，今我戰而勝，賊可逐也，志可達也，不然，以謝金泰父老，濟之以死，勝勝顏人世，不尤多耶？然我死必死於附省二十里內，外此無我死所矣。」遂不爲動。一日與陳軍戰，陳軍敗奔，張尾擊之陳軍依城自固，張多方誘之，陳軍不敢出，午分至傍暮，未能下。張憤，還耐戰兵，親率撲城。誓必下之以洩恨，陳軍見來勢猛，厚集兵力，爲最秘之射擊。張兵死者數輩，進愈急，將至城邊，陳軍且棄城走。乃萬槍聲中，一彈飛來，百戰不殆人英雄

遂與此批社會長辭。乘清風，依明月，與古之人，從此結隣矣。覆胡之函，竟成前讖。董振五覺，率衆奪其屍以歸。胡聞張死驚甚，如失左右手，即命黨代將，回駐三原。咸陽以西，乾禮與武鄂縣等數十縣財富之區，靖國軍特以爲餉道淵源者，不勞一卒，不折一彈，全入陳範圍。開煙禁，派富捐，擴張軍實，以苦靖國軍。陝西形勢，因之一變。陳聞張死，歎歎流涕曰：「陝西不起內變，如此人才，胡易言死。」夫張義安之距陳，可謂至矣。破其軍，備其城，死之日，能令陳流涕，雖古名將，何以加茲？聞陳致電北政府曰：「某月日擊斃悍賊張義安」奪之賊予之也。

罪案

(續)

(未完)

(老梅)

入秦第一快心事

是年會接老父入秦，就醫於救世堂醫院，因所患爲漏瘡，中醫藥治無效，狠覺苦痛，玉青以曾入耶穌教學堂的關係，和醫院教士往來，詢知此病，可以割治，於是才搬老父來，治秀崇道同至，初到歇了幾天，然後送入醫院，將養數日，才施手術。那一天我怕去，聽老父在醫院中形神不安，乃促玉青速往視。經醫生勸誘，用麻醉藥藥住，痛割了一次，然後用藥洗淨包好，移入病房，漸漸清醒，此時我已到院，問割時頗痛否？曰：「毫無感覺，醒來割處好像受了驢馬蹄一般，有點麻木而已，我心才放下。」又聞醫士說：「從此可保終身不再犯，」更教人歡喜，所以常自謂爲入秦第一快心事，又過了半月多，完全平復，才離了病院。秀，道，二人成大和他爺爺淘氣，老人家却以爲快樂。但看我來往的人，都不是「等閑之輩」勿幕尤露稜角，李仲山椰子良輩輩扶，皆有俠少氣味，老父又見了我底忠羣論，則曰：「忠字若作如此解，移孝作忠，仍可說去。」我乃乘間說革命的大勢，給老人家聽。並云：「願父犧牲一子，以爲社會，留仲子養老，

如何？」老父慨然曰：「以時考之可矣，若論犧牲，全家何妨，且我亦不覺老，汝在家所教育會長時，傍人不早說出來了麼？」我知道是揣那一幅「定是革命黨」的對聯，和景家瓜蔓抄的橫額，不覺俯首受教，秀兒頗聰明，是時八歲，誦黃黎洲明夷待訪錄原君篇如流，老父聽之笑曰：「好好念，長大了作個女革命黨員！」

苦呀！

理宜

☆一架黃包車，

放在真光劇場的門口。

☆一位闊先生——裝在狐皮桶子裏，

從桶子旁面的小插袋兒裏頭，

伸出來蒼白色的一隻手兒，

☆把着三個銅子；

交給那拉車的窮汗子；

黑包不言！口也不語！

☆那身被襤褸，足登芒鞋的拉車汗子；

蓬展開他每日拉車的粗來手，

向着那剛下自他底車子的闊先生跟前苦苦的哀求；並且，強裝出

個「色然而喜」的樣子：

☆「老爺！好老爺囉！再少兒賞給我兩枚銅子……」

讓小人今天多買上半合米……

☆我家裏還有！養老的！母親！

！弱小的！子女！

☆只看見那位闊先生，

板着他一副兇狠的面孔說：

「要嗎？請上……銀行裏邊取！」

大搖大擺的揚長的進去了……

☆在這時，路旁邊閒游着的人們並不覺得什麼；

一個個一對對匆匆地過去了。

不防願我的「悲緒」，

又從此重新釣起了！

……

☆「要嗎？請上……銀行裏邊取！」

深深地刺在他（車夫）和我兩個人的耳鼓裏！

日本勞動總同盟運動破裂記

郭森煥

我作這篇東西。原打算略說一九二二年日本的勞動運動，忽然想起今秋日本勞動總同盟計畫之失敗，此事對於全年的大勢，其前前後後頗有關係，於是我的注意點，就被這個大事件奪去了。

我曾說日本勞動運動的傾向，是勞動者獨裁，和大規模的組織；

此二者是顯而易見的。這回事風聲已久，其內容我們不得而知。幸而

這次勞動總同盟的大戰出現，又給我們以研究的好材料。

當去年第三國際大會通過了協同戰線的決議，各國的社會主義團

體和諸勞動團體相提攜，對於敵人資本家到了協同的戰線，根據這個

決議，各國的共產黨，立刻開始「協同戰線運動」。這個名詞是很好的

。不過還有內幕，我們不去管他。只就協同戰線而論，不用說是階級

鬥爭上的必要，最近日本勞動者之間，也就起了這個「協同戰線」的

計畫，這事雖則和第三國際大會議決的沒有什麼大關係；不過日本的

勞動者和資本家及官憲，奮戰苦鬥，為日已久，痛感非協同作戰不可

還有勞動組合總同盟的提倡。

協同戰線的運動，原是起於二三年前。前年五月一日以來，友愛會和東京市內其他七個組合作「無組織的勞動者與以組織，促進既設組合聯絡提攜」的目的之下，組織勞動組合同盟，這個同盟，在其所標的目的上，雖無大效果，然在促成此同盟的必要上的協同戰線，實很有用處，沒想到經過了一年至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後，友愛會勸誘宣言脫會，他的表面理由，是「友愛會大會之準備，有整理東京友愛會東京聯合會所屬各支部組合的必要，所以脫會。」其實是因為東京聯合會的幹事部。由有組合同盟的存在，自然無須聯合會，又在其次受他一切的組合，要打算包含在友愛會旗幟下之野心者望，又不行了又，所以友愛會無「絕對不能合奉社會主義的過激狂燥的團體去提攜」的聲明，此事詳見拙作「日本之社會運動」中，總之這回協同戰線，因友愛會的脫會，遂至崩壞了，姑無論當時的情形如何，友愛會總不免為破壞協同戰線之一罪人。沒想到這位罪人的友愛會——改稱為不日本勞動總同盟——今年五月一日友愛會關西勞動同盟會決議之中，有一條是，「為打算組織名實相符的勞動組合有的全國的總聯合會，不惜解散（犧牲）日本勞動總同盟，」根據這條決議，不起了協同戰線的運動了。

友愛會派所稱「名實相符」等言語的內容，還不明瞭，或者也許是友愛會派的中央集權的合同，在其首領等指揮指導之下而為合同，於是非友愛會一派的勞動者之急先鋒，印刷工組合僱友會和新聞工組合總工會等，一方面竭力促進總聯合，他方面更開始宣傳其聯合必須尊重各組合的自主自治的自由聯合，發表一個小冊子，名叫：「關於勞動組合全國的總聯合，告階級鬥爭的戰士的全國組合勞動者諸君」其大意如下：

「勞動組合，是我們勞動者為與資本家鬥爭的機關，倘勞動者之中，若不脫掉資本家精神犧牲勞動者之利益，和以權力而支配配他人的支配階級的精神，則現在雖然摧倒資本家，那也不過如明治維新把德川的天下，換成薩長開長開的天下罷了，若計畫勞動組合之全國總聯合的勞動組合人們之中，有什麼利己的野心，或利己的野心而妨害此事，那就是被勞動者皮的資本主義者，第一非排斥他不可。」

小 通 信

曉峰：多日未見，甚悶！請有暇來此一談，如何？

一識：請將住址或通信處示知為盼！

有恒：示悉。你厭棄現社會，我所素知，但願各努力前進。共造樂土才是！

性若：示悉。你聯合同鄉籌賑，我甚感佩！「國風」已為此開專欄以供研究，望即投稿。

性若：同善會所存穀，何以猶未發放？難道鄭某不知，烏在其為事！望速設法進行。

斗山：別數年矣，連垣言歡猶記憶否？再會何時？念念！大著增光本報成甚！還望多惠。

理宜 常通 理宜

理宜